

中医必读百部名著

伤寒卷

- 注解伤寒论
- 伤寒贯珠集
- 尚论篇
- 阴证略例

中华中医药学会 编

华夏出版社



2222.2

46

1 中华中医药学会／编

主编／李俊德

高

伤寒卷

中医必读百部名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注解伤寒论
伤寒贯珠集

尚论篇
阴证略例

(现代中医名家医案医论医史)

本册主编／王振国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医必读百部名著·伤寒卷/王振国主编 . 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7.6

ISBN 978 - 7 - 5080 - 4242 - 8

I . 中… II . 王… III . ①中国医药学 - 古籍 - 汇编 ②伤寒(中医) - 古籍 - 汇编
IV . R2 - 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63405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 经销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787×1092 1/16 开本 21 印张 553 千字 插页 1

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9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《中医必读百部名著》编委会

顾问 邓铁涛 路志正 马继兴 张灿玾
主任 王国强 余 靖
执行主任 房书亭

主编 李俊德 高文柱
副主编 张 伟 曹正逵 温长路
编委 王均宁 王 奕 王振国 牛兵占
牛淑平 田代华 田思胜 朱 桂
伊广谦 庄乾竹 刘 平 刘山永
刘更生 刘掌印 孙永章 孙中堂
纪立金 许敬生 严季澜 吴启富
沈澍农 张效霞 张瑞贤 张子明
和中浚 祝庆俊 欧阳兵 胡晓峰
郭君双 黄龙祥 常章富 蒋力生
董尚朴 焦振廉

(以上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)

《中医必读百部名著》序

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与天下名士游”，是古人对治学之道的高度总结。读书与实践，更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两大法宝。历代医家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医学名著，这些名著既是历代医家智慧的结晶，也是历代中医药学术经验的积淀和理论的升华。源远流长的中医药学术、根基深厚的中医药理论体系，蕴藏于历代医药典籍之中。博览群书，精研覃思，从中汲取前人的宝贵经验和学术精华，是造就自身良好学术素质的必由之路。

纵观古往今来的名医巨匠，无不是通过熟谙典籍、躬身实践而登上中医药学术高峰的。医圣张仲景“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”，是在书的催化中，锤炼为万代永传之宗师的；药圣李时珍“岁历三十稔，书考八百家”，是在书的滋养中，磨砺为千秋不朽之巨匠的。可以说，凡有成就的名医和学者，尽管他们各自的成长道路不同，或家传，或师承，或自学，但“学经典，读名著”是不可或缺的。历史已经证明，认真继承中医经典理论与临床诊疗经验，是每位医家成功的门径。不读书，就谈不上扎实的继承；无继承，学术的发展就将成为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，更无从奢谈创新和进步。

经典著作不仅是理论家的治学根底，更是临床家的活水源头。诚如徐灵胎所言：“一切道术，必有本源。未有目不睹汉唐以前之书，徒记时尚之药数种，而可为医者。”历代名医都把读熟、背熟经典名著作为治医、行医的一项基本功。已故名医岳美中先生亦曾颇有体会地说道：“对《金匮要略》、《伤寒论》，如果能做到不加思索，张口即来，到临床应用时，就成了有源头的活水。不但能触机即发，左右逢源，还会熟能生巧，别有会心。否则，读时明白了，一遇到障碍又记不起，临证时就难以得心应手。”“学医必须读书”，早已成为医家之共识。

实践告诉我们，中医人才的培养，离不开读书、临证、师承这三大要素。读书是认识中医、接受中医学术的重要源泉。临证是体验中医、运用中医学知识实现防病治病的基本途径。师承是按照中医学自身规律传承和发展中医学术的学科特色。这三大要素，互相关联，各有侧重，不可偏废。但三者之中，读书是最基本的路径。只有多读书，才能加深对中医药学的认识，才能增强对其内涵的领会，才能提高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。如果读书太少，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则难以登堂窥奥，临证则辨证不精、用方不活，仅能知常，而难达变，要想提高学术水平和临床疗效是很难的。

有鉴于此，中华中医药学会在华夏出版社的密切配合下，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发起“学经典，读名著”的大型读书活动，旨在培养、发现并推出一大批优秀中医药人才，以更好地促进中医药学术的继承与发展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举措，我完全赞同并大力支持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会积极推动这项活动的开展，希望全国中医药行业共同关注医学名著的阅

读,分享阅读的收获和快乐。

中医典籍,浩如烟海。学会为了组织这次读书活动,按照名老中医推荐、参编人员精选、有关专家把关、藏书部门和出版社提供服务的原则和程序,从历代流传广、社会影响大、临床实用价值高的古医籍善本中确定百部左右,编成这套《中医必读百部名著》丛书。考虑到读者阅读方便,尽量采取合并同类、合理集成的形式,把百种古籍分为医经、伤寒、金匱、温病、方剂、本草、诊法、针灸、推拿按摩、养生、医案、医论医话、通用临床及临床各科若干个类别,部帙较大的图书,则单独成册。每书均采取书前写导读,随文做注释,分章(节)加按语的体例,帮助读者尽快了解内容、掌握重点,并解决阅读上的困难。导读主要介绍作者生平、成书年代、主要内容、学术价值及影响、本次校注整理的原则和方法等。其中重点内容是古籍的学术价值及影响,特别是对中医理论与临床的指导作用;还刻意引证了古今名医对该书的评价,以现身说法的形式把读者带进书中来。对原文的整理以点校为主,注释简明扼要,减少过多过繁的考证。按语则紧扣各书的内容,以自然章节、门类为单位,通过简洁的文字表述,把学术亮点突出出来,对读者真正起到辅导作用。从整体水平上看,这次出版的每类书籍既是该领域历代医籍的精萃,又是该学科学术构成的主流,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永久的收藏价值。

中医之计人为本,人才之计书在先。希望中医药院校广大师生、科研机构研究人员、医疗机构从业人员,根据本丛书所收书目,结合自身实际情况,选择、制定自己的读书计划,在读书过程中汲取历代医学之精华,发皇古义,融会新知,为弘扬华夏传统文化、为振兴祖国中医药学而努力提高每一个中医药工作者的学术素养。

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。让《中医必读百部名著》陪伴我们的一生,让阅读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,让读书成为指导和提高中医药实践能力的源泉!

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
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

2007年4月23日

田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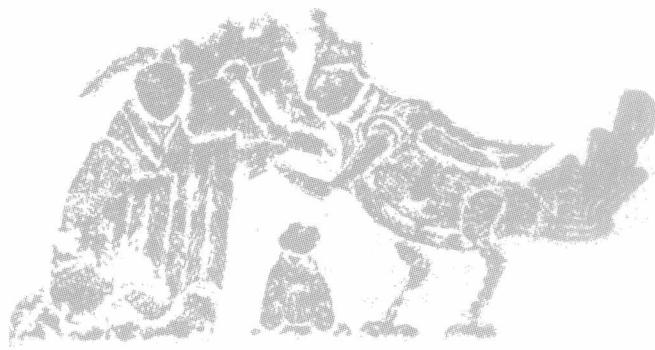
注解伤寒论

金

·成无己

李玉清
郝强收

协校著
校注





导 读

《注解伤寒论》是现存第一部逐条注解《伤寒论》的著作，为金·成无己所作。成无己，聊摄人，除《注解伤寒论》外，尚著有《伤寒明理论》三卷、《伤寒药方论》一卷。现将作者生平，《注解伤寒论》的学术特色、学习注意事項及古今点评的原则，略述如下。

《注解伤寒论》是现存第一部逐条注解《伤寒论》的著作，为金·成无己所作。成无己，聊摄人，除《注解伤寒论》外，尚著有《伤寒明理论》三卷、《伤寒药方论》一卷。现将作者生平，《注解伤寒论》的学术特色、学习注意事项及本次点校的原则，略述如下：

一、作者及成书年代

(一) 作者生平

关于成无己之生卒年代，一般以张孝忠之说为据，以为成氏生于嘉祐、治平年间。然通过考察，发现成氏当生于庆历、至和年间。今特就此一问题，根据现有文献，聊为考证。

1. 生卒年代考

今存《伤寒明理论》张孝忠《后跋》曾云：“成公当乙亥、丙子岁，其年九十余，则必生于嘉祐、治平之间。”此说对后世有较大影响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、《郑堂读书记》、宣统《山东通志》、《读书敏求记》等均宗其说。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云：“无己，聊摄人，生于宋嘉祐、治平间，后聊摄地入于金，遂为金人，至海陵王正隆丙子，年九十余尚存，见开禧元年历阳张孝忠《跋》中。”

(1) 张孝忠之说为推断之语

详张孝忠《跋》中云成氏生年之说，似非是。考张氏《跋》作于开禧改元，即公元1205年，上距靖康之难约80余年，且张氏为南宋人，成氏为金人，从宋金交兵、南北阻隔的历史背景及成、张二人相距的时间差距看，张氏不可能亲见过成无己。因此，其关于成氏生年之说，当属推断之语。又，《注解伤寒论》刊刻于大定十二年（公元1172年），而正隆丙子岁为公元1156年，上下相距约十七年。检王鼎《后序》，知其在临潢见到成氏时，成氏已九十余岁，而王氏自临潢“即归又十七年，一乡人自临潢遇恩放还，首遗此书（即《注解伤寒论》，笔者注），不觉惊叹”。张氏之说是以王鼎得到此书后，即刻予以刊行为前提的。张氏推断成氏生年之法是以大定十二年上推十七年，即为海陵王正隆丙子，自海陵王正隆丙子公元1156年，逆推九十余年，即为嘉祐、治平年间。此为张氏云成氏生于宋嘉祐、治平间之推断过程。

(2)从“俯仰逾纪”可知王鼎得此书后历十二年之久始得刊刻

考王鼎《后序》所云，张氏之说有误。详王序曰：“欲力自刊行，竟不能就，今则年逾从心，晚景无多，兼公别有《明理论》一编，十五年前，已为邢台好事者镂板，流传于世，独此书沉堕未出，仆是以日夜如负芒刺，食息不遑，遂于辛卯冬（大定十一年，即公元 1171 年，笔者注），出谒故人，以干所费，一出而就，何其幸也。”“年逾从心”即为年过七十。据此《序》可知，王氏因经济能力有限，得书后，并未能即刻刊行，后思年过七十，晚景无多，遂请求故人资助，才使该书得以付梓。

又从魏公衡《序》中可明确得知，王氏得到此书至刊刻之时间为十二年。详其序曰：“退翁既爱重其书，且愤旧书之浅陋芜驳也，遂欲大传于世，顾其力有所不赡，又不忍付非其人，苟以利为也。每用郁悒，事与愿违，俯仰逾纪，近因感念，慨然谓所知曰：吾年逾从心，后期难免，诚恐一旦不讳，因循失坠，使成公之志湮没不伸，吾亦抱恨泉壤矣，遂断意力为之，经营购募，有所不避，岁律迄周，功始克究。”考“纪”字，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，如《书·毕命》云：“即历三纪。”孔传曰：“十二年曰

纪。”《国语·晋语》云：“蓄力一纪，可以远矣。”韦昭注曰：“十二年岁星一周为一纪。”可见，王氏得到此书后，历经十二年之久，尚未能刊行，且其年事已高，故日夜如负芒刺，食息不遑，若果如张氏所说，得到此书后即付梓，则王氏不当有寝食不安的心情，故张氏之说当有误。

(3) 成氏当生于庆历、至和年间

由公元 1172 年逆推十二年，可知王鼎氏从其乡人手中得到此书之时当为海陵王正隆五年（公元 1160 年）左右。由此推算，在此十七年前，即王鼎在临潢见到成氏的时间，当在皇统三年（公元 1143 年）左右。此时，成氏已九十余岁。据此，则成氏约生于公元 1044~1052 年间，即庆历末年到至和初年，而非嘉祐、治平年间。故靖康之后，聊摄陷金时，成氏至少已是七十余岁的白发老翁矣，其大半生是在北宋时代度过的。

成氏之卒年，无确切资料可考。严器之于皇统甲子年（公元 1144 年）写《序》时，并未提到成氏谢世，似可推测，成氏于皇统甲子年尤在人世。由上可知，张孝忠所谓成氏至海陵王正隆乙亥、丙子犹存之说亦为推断之语。又魏《序》云：“未及刊行而成君不幸去世。”即公元 1172 年《注解伤寒论》刊行时，成氏肯定已经去世。

2. 生平概况考

《医林列传》称成氏为聊摄人，聊、摄，是春秋战国时的小国，即战国齐西二地。汉置聊城县，故城在今山东省聊城市西北十五里，宋涉今治。摄，平原聊城县东北有摄城，在今山东省博平县西。由此可见，成氏为聊城附近人士。

(1) 成氏家世儒医，医术高超

《伤寒明理论》严器之《序》称成氏“家世儒医，性识明敏，记问该博”，严氏《注解伤寒论·序》称成氏“议论该博，术业精通，而有家学”。可见，成氏世代业医，且于儒学亦颇有造诣，故可称为“儒医”。又据前文考知，靖康之时，成氏至少已七十余岁。金人在成氏七八十岁时，犹将其带往临潢，是因其医术迥出于众人之上。此由王鼎氏《序》称：“仆曩缘访寻舍弟，亲到临潢，寄迹鲍子颤大夫书房，百余日，目击公治病，百无一失。”亦可为证。

(2) 成氏在临潢当无人身自由，客死异乡

王氏《后序》称成氏“为权贵掣居临潢”，即成氏是被胁迫去临潢的。临潢，辽置，为上京，即辽之首都，金灭辽后，改为北京，又改为临潢府，故城在原热河林西县，即巴林左翼之波罗和屯，以临潢水为名。《清·一统志》云：“今巴林东北，当乌尔图淖农河会和戈图绰农河处，有波罗城址，内有三塔，久毁，当即古之临潢。”女真勃兴后，荡辽戡宋，占领了燕云及黄河流域的大片土地，他们数次大规模地掳掠人口。如靖康元年，金破东京城开封府，掳去徽、钦二帝，宫嫔、亲王、帝姬、附马千余人，百工伎艺千人及杂工匠、伶人、医官等，男女被驱赶赴北者无虑十余万。又如《金史·食货志》云：“天辅六年（公元 1122 年，笔者注），既定山西诸州，以上京为内地，则移其民实之……二月，尽徙六州氏族富强，工技之民于内地。”

又据有关文献所记，被掳之人的待遇是相当悲惨的，但成氏作为医生，受到的待遇稍好一些。从洪迈《容斋随笔·卷三·北狄俘虏之苦》一条即可见一斑，其书称：“元魏破江陵，尽以所俘士民为奴，无论贵贱，盖北方夷俗皆然也。自靖康之后，陷于金虏者，帝子王孙，宦门仕族之家，尽没为奴婢，使供作务。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，令自春为米，得一斗八升，用为糇粮。岁支麻五把，令缉为裘，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人。男子不能缉者，则终岁裸体，虏或哀之，则使执爨，虽时负火得暖气，然才出外取柴，归再坐火边，皮肉即脱落，不日辄死。惟喜有手艺，如医人、绣工之类。寻常只团坐地上，以败席或芦藉衬之。遇客至开筵，引能乐者使奏技，酒阑客散，各复其初，依旧环坐刺绣，任其生死，视如草芥。先公在英州，为摄守蔡寓言之，蔡书于《甲戌日记》，后其子大器录以相示，此《松漠记

闻》所遗也。”《松漠纪闻》乃迈之父皓所著书，宋高宗建炎三年（金太宗天会七年，即公元1129年），皓出使被羁，流涕冷山，复涉燕京，凡留金十五年。故其言金初奴婢之苦，见闻当为可信。又《靖康稗史七种》之《呻吟语》载：“燕人尘云：天会时掠至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，能执工艺自食力者，颇足自存，富戚子弟，降为奴隶，执炊牧马，皆非所长，无日不攬鞭挞，不及五年，十不存一。”从“能执工艺自食力者，颇足自存”看，成氏作为医生，有一技之长，较之一般的奴隶待遇要好一些。

考诸史料可知，金人掳掠中原人为工匠及农户开垦土地之用者，多作奴婢。《金史·太宗纪·卷三》云：天会七年三月“壬寅，诏军兴以来，良人被略为驱者，听其父母妻子赎之”。世宗即位前自称：“正隆兵兴时，朕之奴婢万数，孳畜数千。”是则可知，金朝是靠战争、掠夺建立起来的国家，实行奴隶制度，从此一侧而可知，被掳之人，无人身自由，从成氏九十余岁尚在临潢以及《注解伤寒论》在临潢辗转流落于王鼎乡人之手看，成氏客死于临潢，至死也未能回乡。此亦为成氏老死于临潢，不得南归家乡的原因。

根据上述诸端，仅可知成氏生卒年代及生平之梗概，至于其详情，因限于史料，则不得而知。

（二）《注解伤寒论》成书年代考

关于《注解伤寒论》之撰年，后世诸家多以严器之“甲子中秋日”为据，推断其成书年代约为公元1144年，但据有关文献考证，该书至少在公元1140年以前已经完成。

张金吾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著录影写金刊本《注解伤寒论》与赵开美刻《注解伤寒论》严器之《序》略有不同。金刻本著录严《序》称：“昨天眷间，西楼解后聊摄成公。”赵刻本则作：“昨者解后聊摄成公。”金刻本署严《序》之日为“皇统甲子中秋日”，赵刻本则无“皇统”二字，又详钱大昕《竹汀先生日记钞》记载影金刻钞本成无己《伤寒论》，虽无序文内容，但称严序中亦有“皇统”二字。其谓：“晤周漪塘，见毛氏影金刻钞本《成无己伤寒论》十卷，小字密行，前有皇统甲子洛阳严器之、大定壬辰渑池令魏公衡、武安布衣王纬三人序，后有冥飞退翁王鼎后序。”钱大昕所记此四则序跋之作者、年代与张金吾之著录同，均指影抄金刻本，且张金吾、钱大昕均为藏书大家，精研版本目录，故其可信度远较赵刻本为高。笔者于北京图书馆中见到元至正本成注本，严《序》中亦无“皇统”、“西楼”、“天眷”等字样，详天眷、皇统为金熙宗年号；西楼，辽置，为上京，金灭辽后，改为北京，又改为临潢府。赵刻本中无皇统、天眷、西楼等字样，当是元代复刻时为避金人年号与地名而予以删除。详严器之《序》曰：“昨天眷间，西楼解后聊摄成公，议论该博，术业精通而又有家学，注成《伤寒论》十卷，出以示仆。”明确地表明了成无己于金熙宗天眷间（公元1138~1140年）与严器之在金地临潢相遇时，成无己已著成《注解伤寒论》。根据此《序》所云，至少在公元1140年以前，成无己已完成此书，而非约撰成于1144年。由于普通人于金刻本难得一见，而赵刻本流传广泛，故使人对《注解伤寒论》的撰年有所误解。

二、主要学术成就及其影响

成无己于注释中对《伤寒论》的学术思想进行了阐发，现将其主要的学术成就及影响，简述如下：

（一）主要学术成就

1. 以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理论为指导思想，据经释论

由仲景《自序》可知，其著《伤寒论》时，撰用了《素问》、《九卷》等书，表明仲圣学术思想之渊源，亦是成氏据经释论的原因之所在。与后世对《伤寒论》的注家相比，成注的特点是大量引用经文，且几乎每一条都要引文以示言之有据。由此可见，成氏借鉴了汉儒治经之法注释《伤寒论》，体现了学术的继承性，强化了《伤寒论》以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概念，提高了注释的权威性和真实可信度。

以经解经,不仅表现在成氏引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之条文,亦表现在引其意以释经。从贯穿于整篇的思想中可以看出:其融合了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之理论以解经。如“痉湿喝”篇,对于痉病的病机,经文中并未涉及“湿”字,成氏却以“寒湿”解痉之病机。其注源于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“诸痉项强,皆属于湿”及《金匱要略》“独头动摇,卒口噤,背反张者,痉病也,若发其汗,寒湿相得,其表益虚”。又如“辨脉法”中,释“形冷,恶寒者,此三焦伤也”一句时,引用三焦原气说释病机,其谓:“三焦者,原气之别使,主行气于阳,三焦既伤,则阳气不通而微,致身冷而恶寒也。”按三焦原气说首见于《难经》,《内经》中无此说。《难经·六十六难》曰:“三焦者,原气之别使也,主通行三气,经历于五脏六腑。原者,三焦之尊号也。”

2. 首提“半表半里证”

将“半表半里证”作为一个独立的证候提出,始于成注。仲圣《伤寒论》条文中无“半表半里证”一词,仅于 148 条有“半在里半在外”一语。成氏在注释 96 条首次提出“半表半里证”一词,其谓:“病有在表者,有在里者,有在表里之间者,此邪气在表里之间,谓之半表半里证。”成氏以为病位在表里之间者均可为半表半里证,如其释 147 条柴胡桂枝干姜汤证,认为其病机为邪气犹在半表半里之间,为未解也;释 150 条太阳少阳并病为半表半里证。后世医家多从其说,将“半表半里”作为一个独立的证候对待。如方有执以为半表半里为两夹界之隙地,《伤寒论条辨》释 96 条小柴胡汤证时曰:“邪入躯壳之里,脏腑之外,两夹界之隙地。所谓半表半里,少阳所主之部位。”程郊倩以半表半里为两岐间,《伤寒论后条辨》谓:“少阳脉循胁肋,在腹阴背阳两岐间,在表之邪欲入里,为里气所拒,故寒往热来,表里相拒,而留于岐分。”其说虽与成注不尽相同,然均于成说的基础上有所发展,则是显而易见的。

3. 首提太阳腑病说

《伤寒论》并没有经证、腑证的名称,经、腑证的概念是由注家渐渐发挥而成的。首次阐明经病的为朱肱,其在《类证活人书》中以经络释六经,在第 1~6 问中明确了足太阳膀胱经、足阳明胃经、足少阳胆经等六经病的症状表现,但未提到腑证。首次提出腑证雏形的是成无己。成氏在 106、124 条释中提出桃核承气汤、抵当汤的病机为太阳经邪入腑,热与血结。其谓:“太阳,膀胱经也,太阳经邪热不解,随经入腑,为热结膀胱。”其释 124 条抵当汤之病机,为此太阳随经入腑者也。

成氏还提出阳明有经、腑证之不同,由经病人腑则为胃家实,二者截然不同。成氏于注文中提出阳明经病的表现为:“阳明之脉,起于鼻,络于口,阳明里热则渴欲饮水,此口燥,但欲饮水,不欲咽者,是热在经,而里无热也。阳明气血俱多,经中热甚,迫血妄行,必作衄也。”注文中提出阳明经病之治法与腑不同:“阳明病,面色通赤者,热在经也,不可下之,下之虚其胃气,耗其津液,经中之热,乘虚入胃,必发热色黄,小便不利也。”关于阳经之腑证只提及太阳及阳明经,未及少阳经,或因胆为清净之腑,无出入之路,故治法如经也。

成氏提出的太阳、阳明腑病说对后世经、腑证的形成有肇始之功,如方有执扩大了太阳腑病的范围,认为五苓散证亦属太阳腑病。尤在泾总结出太阳腑病有血结、水结之不同,水结宜五苓散导水泄热,血结宜桃核承气汤及抵当汤(丸)导血除热等。

4. 首次详析伤寒方药之治则及配伍法则

仲景论伤寒,详于症状、汤方,略于治则的阐述。《内经》则详于论治则,略于具体症状的论述。成氏以《内经》为基础,首次详析伤寒方药之治则。

(1) 急则治其标,缓则治其本

成氏以《素问·标本病传论》“急则治其标,缓则治其本”的论点释伤寒方药之治则。如 81 条:“凡用栀子汤,病人旧微溏者,不可与服之。”释其治则为:“《内经》曰:先泄而后生他病者,治其本,

必且调之，后乃治其他病。”指出其治则为缓则治其本。

又 91 条，释先以四逆汤救里，后急与桂枝汤以救表的原因为：“《内经》曰：病发而不足，标而本之，先治其标，后治其本，此以寒为本也。”指出其治则为急则治其标。

(2) 逆者正治，从者反治

成氏以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逆者正治、从者反治及微者逆之、甚者从之的理论释《伤寒论》治则。如 315 条，有服汤利不止，厥逆无脉，干呕烦等症状表现，成氏认为：此为“寒气太甚，内为格拒，阳气逆乱也，与白通汤，加猪胆汁汤以和之。《内经》曰：逆而从之，从而逆之，又曰：逆者正治，从者反治，此之谓也。”

又 390 条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，指出方中加猪胆汁的法则为：“胆苦人心而通脉，胆寒补肝而和阴，引置阳药，不被格拒，《内经》曰：微者逆之，甚者从之，此之谓也。”

(3) 用六气胜复及五脏苦欲阐明仲圣配伍法则

《伤寒论》诸方，不仅显示了药物的配伍，且体现了严格的法度，成氏用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六气胜复之说及五脏苦欲阐明仲圣方药配伍法则，颇有理论价值。现分述如下：

第一，以六气胜复之说阐明药物配伍法则

如 29 条调胃承气汤，释其配伍法则为：“《内经》曰：热淫于内，治以咸寒，佐以苦甘。芒硝咸寒以除热，大黄苦寒以荡实，甘草甘平，助二物，推陈而缓中。”

又 12 条桂枝汤方，释其配伍法则为：“桂枝汤，辛甘之剂也，所以发散风邪，《内经》曰：风淫所胜，平以辛，佐以苦甘，以甘缓之，以酸收之。”

第二，以五脏苦欲之说阐明药物配伍法则

如 63 条麻杏石甘汤，释其配伍法则为：“《内经》曰：肝苦急，急食甘以缓之。风气通于肝，风邪外甚，故以纯甘之剂发之。”又 40 条小青龙汤，释其配伍法则为：“水停心下而不行，则肾气燥，《内经》曰：肾苦燥，急食辛以润之。干姜、细辛、半夏之辛，以行水气而润肾。咳逆而喘，则肺气逆，《内经》曰：肺欲收，急食酸以收之，芍药、五味子之酸，以收逆气而安肺。”

要之，成注既将《内经》的理论具体化，又将《伤寒论》方药的治则理论化，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概括了《伤寒论》的方药治则及配伍法则，推动了《伤寒论》研究的进一步发展。

5. 揭示和丰富了辨证方法

《伤寒论》以六经辨证为纲，以辨阴阳、表里、虚实、寒热为目。成氏在阐释病机时，已十分注意分辨病情的阴阳、寒热、表里、虚实，进一步揭示了《伤寒论》的辨证方法。

(1) 辨阴阳

如 29 条，注曰：“脉浮自汗出，小便数而恶寒者，阳气不足也，心烦脚挛急者，阴气不足也。阴阳血气俱虚，则不可发汗……”此为辨阴阳之虚实。

又 169 条白虎加人参汤，注曰：“背为阳，背恶寒，口中和者，少阴病也，当与附子汤，今口燥而渴，背虽恶寒，此里也。则恶寒亦不至甚，故云微恶寒，与白虎汤，解表散热，加人参止渴生津。”此为结合口渴与不渴，辨背恶寒之阴阳属性，以决定治疗方药之不同。

(2) 辨表里

如 99 条小柴胡汤，注曰：“邪在表则手足通热，邪在里则手足厥寒，今手足温者，知邪在表里之间也，与小柴胡汤以解表里之邪。”此为辨病位之在表、在里，还是在表里之间。

又 163 条桂枝人参汤，注曰：“若表解而下利，心下痞者，可与泻心汤，若不下利，表不解而心下痞者，可先解表，而后攻痞，以表里不解，故与桂枝人参汤和里解表。”此为辨表证之有无以施以不同的治法。

(3) 辨虚实

如 68 条芍药甘草附子汤,注曰:“发汗病不解,表实者,亦不恶寒,今发汗,病且不解,又反恶寒者,荣卫俱虚也。”此为辨别表实与表虚。又 375 条栀子豉汤,注曰:“下利后不烦,为欲解,若更烦而心下坚者,恐为谷烦,此烦而心下濡者,是邪热乘虚,客于胸中,为虚烦也。”此为辨下后烦之虚实。

(4) 辨寒热

如 306 条桃花汤,注曰:“阳病下利,便脓血者,协热也,少阴病下利,便脓血者,下焦不约而里寒也。”此为辨便脓血之阴阳、寒热的属性。

又 173 条黄连汤,注曰:“湿家下后,舌上如胎者,以丹田有热,胸上有寒,是邪气入里,而为下热上寒也。此伤寒邪气传里,而为下寒上热也。胃中有邪气,使阴阳不交,阴不得升而独治于下,为下寒,腹中痛,阴不得降而独治于上,为胸中热,欲呕吐。”此为辨黄连汤证为上热下寒,还是下热上寒证。

综上所述,《注解伤寒论》所首倡之太阳腑病说、“半表半里证”等学术观点,首次以《内经》理论对《伤寒论》的治则及配伍方法作了理论性的总结,对伤寒学术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,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

(二) 学术影响

成注《伤寒论》为《伤寒论》成书八百年间的第一家,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成氏之注释本,既保存了《伤寒论》十卷本之经文,又有释文,较白文本《伤寒论》更易学易懂。后世大部分注家以成注本为底本进行注释,受成注之学术影响者,亦不乏其人。

后世诸家对成注《伤寒论》评价颇高,如《医经溯洄集》云:“成无己作《伤寒论注》,又作《明理论》,其表章名义,纤悉不遗,可谓羽翼仲景者。”《伤寒证治准绳》曰:“解释仲景书者,惟成无己最为详明,虽随文顺释,自相矛盾者,时或有之,亦白璧微瑕,固无损于连城也。”《张卿子伤寒论》云:“仲景之书,精入无伦,非善读,未免滞于语下,诸家论述,各有发明,而聊摄成氏,引经析义,尤称详洽,虽抵牾附会,间或时有,然诸家莫能胜之,初学不能舍此索途也,悉依旧本,不敢去取。”《伤寒辨证广注》曰:“成无己《注解伤寒论》,犹王太仆之注《内经》,所难者惟创始耳。后之人于其注之可疑者,虽多所发明,大半由其注而启悟。至有忘其起予之功,反责其解释之谬者。”《郑堂读书记》云:“仲景著《伤寒论》,诚不刊之典……然原书自明以来,为诸家窜改殆尽,惟无己所注,犹为古本,盖二程改定《大学》之风,尚未渐染于北方也。注则本《灵》、《素》、《难经》诸书,以发其奥,可谓仲景之忠臣,医家之圭臬矣。”

本书首次全文注释《伤寒论》,是以经释论之典范,其引经析义,持论详洽,其注释方法、学术观点对后世影响甚大。由于时代局限,其注虽有许多不足之处,然其首注《伤寒论》,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,其失误相对于成就而言,仅是白璧微瑕而已。

三、研读《注解伤寒论》应注意的问题

《注解伤寒论》作为明、清诸医家研究《伤寒论》最常用的版本,为《伤寒论》学术的传承与研究立下了汗马功劳,今天阅读该书仍有助于《伤寒论》的研究与学习。成氏在分析错综复杂的具体证候,注重辨虚实的同时,亦结合辨表里、寒热,或于辨表里时亦结合辨虚实等,对确定病位、病机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,是虽无八纲辩证之名,已有八纲辩证之实,推动了《伤寒论》辨证方法研究的发展和完善。成注所首提之太阳腑病说及“风伤卫、寒伤营”说等对后世经、腑证及三纲辨证学说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,这是读者在研读过程中应引起重视的问题。但是该书亦有不完善的地方,比如条文训诂时有当释未释、不明词义致误、未详脉象名而误、训诂无据等现象,读者在学习时应当仔细

甄别。

四、本次校勘整理的原则

《注解伤寒论》自刊行后版本很多,主要有:元刻本(附图解运气钤一卷)、明·嘉靖二十四年乙巳(公元1545年)汪济川刻本、明·嘉靖三十九年庚申(公元1560年)熊氏种德堂刻本、明·万历二十七年赵开美《仲景全书》本、明·万历二十九年辛丑(公元1601年)吴勉学校刻《古今医统正脉全书》本、步月楼梓行《古今医统正脉全书》单行本、明同德堂刻本、《四库全书》本(文津阁本)(文渊阁本)、清·道光三年癸未(公元1823年)贵文堂刻本、日本天保六年乙未(公元1835年)跻寿馆刻本、清·道光二十四年甲辰(公元1844年)信元堂刻本(附《伤寒明理论》四卷)、清·同治九年庚午(公元1870年)常郡双白燕堂陆氏刻本(附《伤寒明理论》四卷)、清·光绪元年乙亥(公元1875年)常郡宛委山庄刻本、清·光绪六年庚辰(公元1880年)扫叶山房刻本(附《伤寒明理论》四卷)、清·光绪二十年甲午(公元1894年)成都邓氏崇文斋刻仲景全书本、清·光绪二十一年乙未(公元1895年)文运书局刻本、清·光绪二十二年丙申(公元1896年)益元书局刻本(附《伤寒明理论》四卷)、清·光绪二十五年己亥(公元1899年)刻本、清·光绪三十三年丁未(公元1907年)京师医局刻《古今医统正脉全书》本1923年补刻等。本次校勘整理,以明·赵开美《仲景全书》本《注解伤寒论》为底本,以明·汪济川刻本、步月楼刻本为校本,参阅元刻本、明·熊氏种德堂刻本、明·同德堂刻本、日本跻寿馆本、《四库全书》本、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清·光绪六年庚辰扫叶山房本等刻本。采用现代标点方法,对原书进行重新句读,重点内容撰写按语。凡原书中的繁体字,均改为规范简化字。凡底本中因写刻致误的明显错别字予以迳改,俗写字、异体字、古今字等均以简化字律齐,不出校。凡底本与校本互异,若显系底本脱误衍倒者,予以勘正,并出校注明据补、据改、据删之版本、书名或理由;若难以判定是非或两义均通者,则出校并存,或酌情表示倾向性意见;若属一般性虚词,或义引、节引他书而无损文义者,或底本不误而显系校本讹误者,一般不予处理。

由于本人水平有限,书中错误之处难免,敬请赐教。

李玉清

2006年11月



刻仲景全书序

岁乙未，吾邑疫疠大作，予家臧获，率六七就枕席，吾吴和缓明卿沈君南昉。在海虞，藉其力而起死正殆遍，予家得大造于沈君矣，不知沈君添何术而若斯之神。因询之，君曰：予岂探龙藏秘典，剖青囊奥旨而神斯也哉，特于仲景之《伤寒论》窥一斑两斑耳。予曰：吾闻是书于家大夫之日久矣，而书肆间绝不可得。君曰：予诚有之。予读而知其为成无己所解之书也。然而，鱼亥不可正，句读不可讎矣。已而购得数本，字为之正，句为之讎，补其脱略，订其舛错。沈君曰：是可谓完书，仲景之忠臣也，予谢不敏，先大夫命之尔，其板行，斯以惠厥同胞。不肖孤曰：唯唯。沈君曰：《金匱要略》，仲景治杂证之秘也，盍并刻之以见古人攻击补泻，缓急调停之心法，先大夫曰：小子识之。不肖孤曰：敬哉，既合刻则名何从。先大夫曰：可哉，命之名《仲景全书》。既刻已，复得宋板《伤寒论》焉。予曩固知成注非全文，及得是书，不啻拱璧，转卷间而后知成之荒也，因复并刻之，所以承先大夫之志欤。又故纸中检得《伤寒类证》三卷，所以隐括仲景之书，去其烦而归之简，聚其散而汇之一，其于病证脉方，若标月指之明且尽，仲景之法于是粲然无遗矣，乃并附于后。予因是哀夫世之人向故不得尽命而死也，夫仲景殚心思于轩岐，辨证候于丝发，著为百十二方，以全民命，斯何其仁且爱，而跻一世于仁寿之域也，乃今之业医者，舍本逐末，超者曰东垣，局者曰丹溪已矣，而最称高识者，则《玉机微义》是宗，若《素问》若《灵枢》若《玄珠密语》，则嗒焉茫乎而不知旨归，而语之以张仲景、刘河间，几不能知其人与世代，犹视然曰：吾能已病足矣。奚高远之是务，且于今之读轩岐书者，必加诮曰：是夫也，徒读父书耳，不知兵变已。夫不知变者，世诚有之，以其变之难通而遂弃之者，是犹食而咽也，去食以求养生者哉，必且不然矣，则今日是书之刻，乌知不为肉食者大嗤乎，说者谓陆宣公达而以奏疏医天下，穷而聚方书，以医万民，吾子固悠然省世思哉。予曰：不不，是先大夫之志也，先大夫固尝以奏疏，医父子之伦，医朋党之渐，医东南之民瘼，以直言敢谏，医谄谀者之膏肓，故踬之日多，达之日少，而是书之刻也，其先大夫宣公之志欤，今先大夫歿垂四年而书成，先大夫处江湖逻忧之心，盖与居庙堂进忧之心同一无穷矣。客曰：子实为之，而以为先公之志，殆所谓善则称亲与，不肖孤曰：不不，是先大夫之志也。

万历己亥三月谷旦海虞清常道人赵开美序



夫《伤寒论》，盖祖述大圣人之意，诸家莫其伦拟。故晋·皇甫谧序《甲乙针经》云：伊尹以元圣之才，撰用《神农本草》，以为汤液；汉张仲景论广汤液，为十数卷，用之多验。近世太医令王叔和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，皆可施用。是仲景本伊尹之法，伊尹本神农之经，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？张仲景《汉书》无传，见《名医录》云：南阳人，名机，仲景乃其字也。举孝廉，官至长沙太守。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。时人言，识用精微过其师。所著论，其言精而奥；其法简而详。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。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，惟王叔和能学之。其间如葛洪、陶景、胡洽、徐之才、孙思邈辈，非不才也。但各自名家，而不能修明之。开宝中，节度使高继冲，曾编录进上，其文理舛错，未尝考正。历代虽藏之书府，亦阙于雠校。是使治病之流，举天下无或知者。国家诏儒臣校正医书，臣奇续被其选。以为百病之急，无急于伤寒，今先校定张仲景《伤寒论》十卷，总二十二篇，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，除复重，定有一百一十二方，今请颁行。